

总第9期

南开大学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知网 (CNKI)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全文收录期刊

文学与文化

1

2012

WENXUE YU WENHUA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文学与文化

WENXUE YU WENHUA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二〇一二年 第一期

顾问：罗宗强 傅璇琮 黄天骥
刘中树 孙昌武 曾繁仁

编委会：(依姓氏拼音为序)

陈 洪	陈平原	陈思和	陈 炎
丁 帆	蒋述卓	李剑国	李瑞山
刘俐俐	刘 勇	刘跃进	罗振亚
欧阳光	乔以钢	尚永亮	沈立岩
孙克强	谭 帆	陶东风	王立新
王一川	王志耕	杨慧林	湛 如
张福贵	张 毅	周 宪	朱晓进
左东岭			

主 编：陈 洪
执行主编：乔以钢
副 主 编：李瑞山

2012 年 第 1 期

目 录

[特稿]

- 从几首诗词谈我回国教学的动机与愿望 叶嘉莹(4)

[小说与小说批评]

- 《金瓶梅》民俗摭谈 杨 琳(19)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与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 鲍国华(28)

[诗学与词学]

主持人:孙克强

- 台阁体派新论 李圣华(38)
朱祖谋与现代词学 陈水云(47)
历史的融汇与个性的嬗变
——延安前期诗歌创作研究 张立群(57)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主持人:王志耕

- 以圣愚的名义超越世俗伦理
——俄罗斯文学经典品格一论 王志耕(66)

《女房客》：“房中天使”的觉醒 张静波(76)

爱欲与修辞

——海德薇希与中世纪爱的神秘主义 杜 力(84)

〔文化视角〕

经籍注疏与汉大赋的铺排、求实风貌 张峰屹 张文亭(91)

解困皇明文治及明初文学境遇 饶龙隼(102)

欧阳修《与高司谏书》发覆 胡 旭(112)

古琴声何以能够退敌?

——以叙事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楚爱华(121)

〔文学文献〕

《双白龛词话》汇辑 陈运彰原著 孙克强 刘少坤点校整理(129)

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的版本及校勘札记(续) 李时人 詹绪左(137)

从几首诗词谈我回国教学的动机与愿望^{*}

叶嘉莹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只是我自己的一些诗词。我站在这里,面对新同学,我们的讲座是“初识南开”,所以在座的听众应该是我们新考进大学的同学。一般而言,高中的同学毕业考上大学,大概是十八岁左右,而我今年是八十八岁了,我跟你们中间隔了好几个不同的世代。记得前几年我到香港去讲演,主持人跟年轻的同学说,这是叶嘉莹先生,他们都以为是古人呢!现在这个古人走到你们的面前,而且我要从我十几岁的诗词讲起来。我的题目是“从几首诗词谈我回国教学的动机与愿望”。谈到我回国教学的动机,真的要从遥远的历史开始。你们这一代的同学,出生在一个富强、安乐的年代。而我出生在1924年,那是各地军阀混战的时候,所以我要讲的第一首词,不是我的诗词,是晚清朱祖谋的一首词《小重山·晚过黄渡》,“黄渡”在嘉定附近。当时军阀混战,从1920到1924年之间,有直皖战争、粤桂战争、湘鄂战争、苏浙战争、奉直战争,奉直前后有过两次的战争。这首词写的是第二次奉直之战(1924年)以后战场的情景,我先读一下。学习古典诗词,要从读诵开始。因为我们中国的诗词,从来是情意和声音结合在一起的,声音是诗词生命的一部分。不是说吟唱,我只是读诵:

过客能言隔岁兵。连村遮戍垒、断人行。飞轮冲暝试春程。回风起,犹带战尘腥。日
落野烟生。荒萤三四点、淡于星。叫群创雁不成声。无人管,收汝泪纵横。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读过唐代李华写的一篇有名的文章——《吊古战场文》。我刚到南开大学来的时候,图书馆有一位端木留先生,是我辅仁大学的学长,他参加过军,他说当他随军队走到一个战场,就有一种阴森的感觉。这首词,写在1924年,我所以读它的缘故,是说我出生是在军阀混战的时期,我是在中国战乱之间长大的。当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我不过只有13岁。我父亲那一代晚清的人,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积弱,被世界上所有的列强窥伺,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振兴祖国,使中国富强起来。而我父亲以为,要向西方学习新的科学技术,他就去念了北大的外文系。毕业以后,他以为我们中国有陆军,而海军本来就不成,甲午之战一战就把我们的海军打垮了。至于空军,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根本没有航空事业。所以我父亲念了外文系,他就参加了当时我们中国的一个航空事业的雏形的机关,叫做“航空署”。他曾经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航空事业的资料。后来国家成立了“航空公司”,而“航空公司”当时自然是属于国民政府的,他在上海工作。当“七七事变”的时候,北京沦陷了,随之天津沦陷,然后上海沦陷,南京大屠杀。我父亲就随着国民政府撤退,到了后方,多年与家人不能通音信,不能够见面。而我母亲在抗战的第四年,我刚刚考上大学那一年,就去世了。我是在战乱、困苦之间长大的。

^{*} 本文根据叶嘉莹先生2011年10月18日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初识南开”讲座中的演讲整理而成。

我开始学习写作诗词其实是很早的,因为我们家里是一个旧传统的家庭,我又是一个女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送我上学。幼稚园、小学都没有上,是我父亲亲自教我念“字号”,就是在很多纸片上写上一个一个的方块字,我父亲在上面用朱砂笔标上平、上、去、入的四声。然后我到了入学的年龄,六七岁的时候,就请了一位老师,其实是我的姨母,在家里边教我们读《四书》,我开蒙的第一本书读的就是《论语》。而同时呢,我学习写小楷,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所临摹的是谁的书法,但那是一首《长恨歌》。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每天写《长恨歌》,那我就对诗歌产生了一种喜爱,我就自己找出《唐诗三百首》来,一首一首地读诵。而且我伯父和我父亲都喜欢吟唱,就是拖长了调子这样吟诗,我小的时候常常听他们吟,所以我也就跟着吟,但是其实我父亲和我伯父吟的声调不一样,我和他们吟的也不一样,我们所掌握的,不是一个外表的空洞的声音的架式,我们是透过声音,掌握了这个诗歌的节奏和情意的配合。所以我虽然跟他们吟得不一样,但是我是自然就学会了诗的平仄的声调,没有人教给我,没有人像我教我的学生,写一个格式,“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没有人这样地教给我。等到我背诗背了很多,十一二岁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已经随着国民政府到后方去了,所以我们是跟我伯父住在一起。我伯父说,你背了这么多诗,你自己作一首吧,我给你出个“咏月”的题目,你要押十四寒的韵。我就开始作诗了,当然,我开始写的诗很幼稚。可是今天我还是选了一首我非常幼稚的诗,那是在1940年的夏天,也就是我十六岁的时候写的一首《咏莲》的诗,我先把这首诗念一遍: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植本出蓬瀛”,大家要注意,“出”字我念的是“chū”,它是个人声字,要读成仄声,才合乎诗的声调,才使诗歌的音乐的生命,跟它的情韵结合在一起。没有人教给我,我从小背《唐诗三百首》,那人声字我是一眼就看出来它是要读入声的。“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还要度苍生嘛。当然那个时候,我明显的意识里边,没有任何度苍生的鲜明的明确的意念。可是我对于莲花特别有感情,那是因为我出生在夏天,阴历的六月,人家说那是荷花的月份,是荷花的生日,所以我的小名叫“荷”,因此我从小就对于荷花有一份本能的感情。我留在南开,我非常喜欢我们马蹄湖那一池的荷花,我曾经写了好多首诗词,都是关于我们南开大学那马蹄湖的荷花。那我小时候读了《唐诗三百首》不满足,就另外找诗集来读。因为我们家里藏书很多,家是住在一个很古老的大四合院,南房的三间跟图书馆一样,统统都是书架,我要看什么书,就到里边乱翻,找到一本喜欢的诗集,就拿到我自己的房间来看。我当时很喜欢李商隐的诗,其实李商隐的诗,一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说完全懂,不过虽然不懂,但是你读起来,你从他所写的意象、声调,会得到一种直接的美的感受。李商隐的诗号称“诗谜”,虽然很多人不懂他的诗,但是很多人喜欢他的诗。所以我就把李商隐的诗拿出来翻,翻到一首与莲花有关系的诗,题目是《送臻师》,“臻师”是佛教里边的一位法师。李商隐的诗是这样写的:

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

我也不完全懂,到现在我也不能说对李商隐的诗就完全懂,我当时当然更不懂,我就只有很幼稚、直觉的感受。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我生在战乱之中,而且我父亲是到后方去了,八年不能够见面,没有音信,我母亲后来也去世了。我就在想,为什么人世之间有这么多痛苦?有这么多罪恶?有这么多战争?为什么我们人世间是如此呢?我读到李商隐这首诗,我就想,是“苦海迷途”,大家都迷失了,你每天在那种罪恶、痛苦之中生活,你承受了别人所制造的痛苦和罪恶,你自己也在随时随地地,给别人制造

痛苦和罪恶。为什么我们都掉在苦海之中,都迷失了自己,都看不到一点光明?“苦海迷途去未因”,过去和未来那因果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佛教的说法,说你种什么样的因,就得什么样的果,而且有轮回。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生下来不一样?因为有一个意识,那个意识是不消灭的。为什么同一个父母,生下来儿女,也许在肉体上相似,但在意识上会相差很多呢?这当然是佛教的说法,我只是说,我们都在苦海之中迷途了,对“去未”——过去、未来的因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哪里去?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在世界上所留下的,我们给周围人的影响是什么?佛经上曾经说过,人生活在世界上,“譬如众镜相照”,就好像在一个房子里,四面都是镜子,镜子就彼此相照,所以你看这个镜子里面有你也有他,那个镜子里面有他也有你,你从周围一看,周围的镜子里都是众生的影像,“譬如众镜相照,一一影中复现众影”,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圆镜之中,有这么多影子,彼此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你种了什么因,你结了什么果,你的每一句言语,每一个行动,在你不知不觉之间,就影响了别人。很多人埋怨社会上种种不好的现象,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有改善。可是我就问那些人,你说大家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你是不是也这样做了?他说大家都这样做嘛,他就说我:“叶先生,你不这样做,你傻呀!”他也这样做。他批评人说得头头是道,可他自己也按照别人一样的行为去做,所以“一一影中复现众影”。还不用说一个行为,甚至你一个意念、一个表情,就不知道影响了周围多少人,像西方所说的“蝴蝶效应”,微风起于萍末,你不知道扩散出去,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李商隐说“苦海迷途”,我们对过去、未来的因果都迷失了。你不知道你在这一世,走过这一程,究竟是要留下些什么?“东方过此几微尘”,西方的佛到东方来,那三千大千世界,经过几个微尘的世界,而为什么这个世界,都在如此的痛苦、邪恶、战乱之中?他说“何当百亿莲华上”,佛经上说,释迦佛身体上每一个毛孔,都可以开出一朵莲花,可以有百亿的莲花,而每一朵莲花上,坐的都是释尊的佛像。这当然都是佛教的故事,因为李商隐的这首诗,他所送的是一位佛教的僧人。所以他说“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要到什么时候,我们世界上,才真能看到佛的化身,从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开出来百亿的莲花,而且每一朵莲花里托出来的,都是一尊佛像?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这样一个慈悲的、这样和平的、这样喜乐的世界?李商隐生在晚唐的时代,他经过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到宣宗的时候去世,有多少的战乱,甚至于天子皇帝都被杀了,有多少大臣都死去了,他所经历的是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他说“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这是我十几岁读李商隐的诗以后,所写的一首《咏莲》的小诗。

我的经历刚才我已经说了,现在就简单地读过去:《母亡后接父书》——我在母亲去世以后接到后方我父亲来的一封信:

昨夜接父书,开缄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惟言近日里,魂梦归家促。入门见妻子,欢言乐不足。期之数年后,共享团栾福。何知梦未冷,人朽桐棺木。母今长已矣,父又隔巴蜀。对书长叹息,泪陨珠千斛。

“昨夜接父书,开缄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惟言近日里,魂梦归家促。”我父亲说常常梦见回到家里来,其实离开故乡以后,不但我父亲当年在后方,常常梦见回到自己的家乡,我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到了台湾,有多少年,不能跟自己的家人有音信的来往,我也同样是常常梦回我的故乡的。所以我父亲说“惟言近日里,魂梦归家促”。“入门见妻子,欢言乐不足。期之数年后,共享团栾福”,说盼望有一天,能够胜利了,能够和平了,如果我能够回到家乡去,我们就团聚了。“何知梦未冷,人朽桐棺木。母今长已矣,父又隔巴蜀。对书长叹息,泪陨珠千斛。”那个时候,我在上初中二年级。“七七事变”的暑假以后开学,你知道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九月开学,日本人要换课本,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换,我们用的是旧课本。所以他们说第一天开学,每个同学都要把毛笔和墨盒带来。带来做

什么?特别是历史、地理的课,老师就说,把第几页撕掉,你就要撕掉,要当场检查。说第几页第几行到第几行,拿墨笔涂掉,老师要检查,你们都要涂掉。因为要把我们自己祖国的历史、地理,按照当时日本人的那种想法,完全都涂改掉。这是我在初中时代所经历过的。

1948年我结婚了,我先生当时在海军的一个士官学校教书,当时是在南京,所以我就从北京到南京去跟他结婚了。1945年抗战胜利,抗战胜利不过三年,我来到了南京,当时南京的情景,那已经是国民政府撤退的前夕了。当时我父亲是在国民政府的航空公司,我先生是在国民政府的海军士官学校,都在国民政府之下工作。等到1948年我来到了南京,我在古书上所读的“六代豪华”,当时我们想着“六朝金粉”,那南京不知道多么样的美好呢。可是我们来到南京的时候,所住的那条街,有一个商场叫“太平商场”,那里所有的架子上都是空空的,买不到东西。我结婚以后,要自己做饭,我拿着一个油瓶,到店里边去买炒菜的油,排了好长好长的队,等了很久,排到你这里,说今天的油没有了。因为当时物价飞涨,早晨卖出去的东西,晚上的价钱不知道高了几倍。我当时也找到一个中学在教书,发的薪水不是说你每月多少钱,而是说每月多少米,或是多少面,因为物价每一天不知道要变化多少次。当时在北京,有一个说相声的人(常宝堃),后来听说被抓起来了。因为他说买一袋面粉很便宜,人家说是什袋,他说是牙粉袋。他是讽刺了当时的物价飞涨,所以这个相声演员被抓走了。我当时在南京写了一套曲子。我当时不只是写诗、写词,那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就这样写的。至于写曲子,是因为我到大学以后,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写曲子,所以我就也写曲子。曲子有“宫调”,什么宫调是什么风格,你要选择你的宫调,来配合你要写的感情和内容。我写了一套套曲,叫《越调斗鹤鹑》,一共有十二支曲子,现在选的只是其中短短的几首,你们可以知道我1948年在南京的情况。这套曲的题目是“1948年旅居南京亲友时有书来问以近况谱此寄之”:

【圣药王】争败赢。论废兴。可叹那六朝风物尽飘零。更谁把玉树新词唱后庭。胭脂冷旧井。剩年年钟山云黯旧英灵。更夜夜月明潮打石头城。

【麻郎儿】说什么秦淮酒醒。画舫箫声。但只见尘污不整。破败凋零。

【么篇】近新来更有人把银元业营。遍街头一片价音响丁丁。寻不见白石陂陶公故垒,空馀下朱雀桥花草虚名。

当时满街为什么都是银元的买卖,因为钱不值钱,一天不知道跌多少,像现在有人说,美国金融危机,要买黄金如何如何,那时候就是买银元。南京城的大街上到处摆着摊子,有大头,上面是袁世凯的像,小头上面是孙中山先生的像。每次领了薪水,就赶快去买大头、小头,用的时候再一块一块地去换,所以是“遍街头一片价音响丁丁”。为什么卖银元还“音响丁丁”?因为要敲一敲,然后听一听这个声音,辨别是真的还是假的。

【绵搭絮】俺也曾游访过禅林灵谷,拜谒了总理园陵。斜阳有恨,山色无情。白云霭霭,烟树冥冥。大古来人世凄凉少四星。山寺钟鸣蔓草青。更休赋饮恨吞声。向哪里护风云寻旧灵。

那些开国的、革命的志士、烈士,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但是为什么他们革命后建立的国家落到了这样的下场?当时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真是尚未成功,所以说“向哪里护风云寻旧灵”,还不用

说我们古代的先圣先贤,就是那些从事革命的前辈先烈,“向哪里护风云寻旧灵”?

【幺篇】乌衣巷曲折狭隘,夫子庙杂乱喧腾。故家何处,燕子飘零。霎时荣辱,旦夕阴晴。当日个六代繁华震耳名。都成了梦幻南柯转眼醒。现而今腐草无萤。休讥笑陈后主后庭花,可知道下场头须自省。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这是李商隐的诗(《隋宫》)。那南朝的陈后主,败亡之快,我说不不要讥笑那陈后主的“后庭花”败亡得快,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是也到了“下场头”了吗?所以“可知道下场头须自省”,为什么使自己的国家政府走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呢?

1948年冬天,所有在国民政府工作的,我父亲、我先生,都撤退到了台湾,我就也到了台湾。后边这首诗《转蓬》,是我到了台湾以后的情况。前边有个序:

一九四八年随外子工作调动渡海迁台。一九四九年冬长女生甫三月,外子即以思想问题被捕入狱。次年夏余所任教之彰化女中自校长以下教员六人又皆因思想问题被拘询,余亦在其中。遂携哺乳中未周岁之女同被拘留。其后余虽幸获释出,而友人咸劝余应辞去彰化女中之教职以防更有他变。时外子既仍在狱中,余已无家可归。天地茫茫,竟不知谋生何往,因赋此诗。

那时我在彰化女中教书,把我们抓去关起来的,是彰化市的警察局。关起来以后,我们要经过审讯,要写自白书,然后这个警察局决定把所有的人,都送到台北的宪兵司令部。我当时是带着吃奶的孩子,因为我的女儿是吃我的奶,没有吃奶粉,我们当时也买不起奶粉。我被关起来,是带着我吃奶的女儿——不满周岁的女儿——一起被关起来了。我听说要把我们送到台北的宪兵司令部,我就抱着我吃奶的女儿,求见了彰化警察局的局长。我跟他说我先生已经被关了,我离乡背井,没有一个亲戚在这里,我带着一个吃奶的女儿,你把我送到台北,万一有什么事情,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彰化虽然没有我的亲戚,但是我在这里教了一年的书,至少有我的同事,有我的学生。我说你要关,就把我关在彰化,我还有吃奶的女儿,反正跑不了的。那个警察局长还是不错的,他当然也是大陆到台湾去的人。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其实是你们辅仁大学的校友。我是原来北平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毕业的,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北大,师大,都是日本人管理的,是敌伪,而燕京大学,因为太平洋战争开始,已经被关了,所以我是在辅仁大学。我后来才听说,那个警察局长是辅仁大学的校友。不管怎么样,这个警察局长真是大发慈悲之心,把所有的那几个人,连校长带老师,都送到台北宪兵队,而把我跟我女儿放出来了。不过虽然是放出来了,但是我们离乡背井到台湾,我们有工作,就有宿舍,就有薪水,就有饭吃。现在虽然是放出来了,可是没有工作,就没有房子,马上就没有饭吃了。茫茫天地,我不知道投到哪里去。那时候,有我先生的姐姐跟姐夫,也在左营的海军工作。我想我也要去打听我先生的消息,已经关起来一年了,他到现在是判刑还是没有判刑?是什么样的罪名?所以我就投奔了在左营海军的,我先生的姐姐和姐夫家里去了。当时我们从大陆去,我先生的姐姐和姐夫家里的宿舍也是很挤的。大家说现在电视演《蜗居》,什么是“蜗居”?我投奔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家只有两间房,一间房是我先生的姐姐、姐夫,另一间房是她的婆婆带着一个孙子、一个孙女,我当然没有卧室,当然也没有床铺,我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到晚上,在他们的走廊上,就铺一个地铺,带着我女儿在那里睡觉。那时候正是暑假,白天人家要午睡,但是我的女儿还是小孩子,还没有满周岁,她要哭要吵的,会惊扰人家午睡的休息。所以我在暑假,南台湾,台南以南,靠近高雄,非常炎热的暑假,我要把我的女儿抱出去,

不要惊扰人家午睡的睡眠。抱出去到哪里呢？找一个树荫底下，就抱着我女儿在那里转来转去地徘徊。有时候也抱着她，从宿舍区，经过漫长而荒凉的左营沿海的那一片沙地，跑到海军的办公处所，去打听我先生的消息，但一个消息都没有。就是在那个时候，1950年，我写了《转蓬》，我当时没有敢发表，所有台湾出版的我的书跟诗里边，没有这首诗，我不敢发表这首诗，这是后来才补进去的：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我说“转蓬辞故土”，是“离乱断乡根”。我就好像被风吹断的蓬草，离开了我的故土，在离乱之中，我回不去我的老家了。“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我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连个住处、工作都没有，食、住没有依托。人家说祸福无门，但是我们遭遇这些灾祸，好像就有个门，都把它引进来了一样。“覆盆天莫问”，当然是冤屈的，因为我这个人到现在，也是个政治的盲目者，完全不懂政治，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思想问题，我所知道的就是古诗词。“覆盆天莫问”，好像天上盖着个盆，没有青天，你看不到光明。“落井世谁援”，当时台湾把这些有思想问题的人，叫做白色恐怖。你在白色恐怖的名单之内，很多人不敢跟你往来，唯恐要受到连累。“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这是我当年所过的生活。

后来我就找到一个私立中学，因为公立中学或许有档案，我不敢去申请，因为我是曾经被关过、放出来的，而我先生被关还没有放出来，所以我就找到一个私立的中学去教书，下面这首诗是1952年写的。当时在南台湾，南台湾有一个特色，每年夏天有一种树，叫“凤凰木”，非常高大，很繁密、很美丽，绿色的，羽状、对生的叶子，上面开出来艳红的花朵。一般颜色鲜艳的花，都是比较低矮的，大高的树上，开出这么鲜艳、鲜红的花，是非常惹人注目的，那是当时南台湾一道特殊的景色。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词《浣溪沙》：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
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一树猩红”是“艳艳姿”，那是非常鲜艳的红色。“凤凰花发最高枝”，凤凰花开在最高的树上。“惊心节序逝如斯”，那个时候，1952年，我还不到30岁，我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到台南的私立中学去教书，我们所住的房子空空洞洞的，里边铺的是日本的草席，没有任何家具。因为我是大陆生长的，不习惯睡日本的草席，所以我后来弄了个木头的桌子，然后买了一个竹床，跟我的女儿住在那里。我就写了这首词：“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当时我过去的，故乡、家人、亲友的生活，都离我远去了。“中岁心情忧患后”，我说“中岁”，其实我只有28岁，连30岁都不到，但是我的心情，已经是历尽了艰难了。“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再见到我的亲友和我的老师跟同学？我那个时候，晚上常常梦见回到老家，回到我察院胡同的那个老家。可是我梦里的那个老家，总是我进了四合院的大门以后，所有的门窗都是关闭的，哪个房子我都进不去。有时候我也梦见，要到我老师所住的什刹海附近，跟我的同学去看望我的老师，那什刹海都长满了芦苇，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出去的。这就是我当时的梦，“昨宵明月动乡思”。

1953年，我先生被放出来了。我在台南那几年，我一个年轻的妇女，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先生几年都不出现，那些同事，那些学生，他们都对我有什么猜测？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解释，人家问起来，我就说他工作太忙了，只能说这样的话。所以等到他放出来，我的宿舍前面，就围了一大堆学生，因为是女校，女孩子都很好奇，都跑来看。总之我先生出来了，出来了就证明我们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

就有台北的学校邀我去教书了。我常常以为,我这个人天生来就是教书的,天生来就是教诗词的。我一毕业,也没有任何的野心,也没有想出国,也没有想考博,学校分配我到中学教书,我就老老实实到中学去教书。可是我说我天生来是教书的,我不是说我的学问比什么人好,只是因为我真的喜欢诗词,所以我在讲诗词的时候,是把我的感情投进去的,所以同学都喜欢听我的讲,因为我不说那些外表的、敷衍的、空洞的话,我讲的是我自己的感情和感受,所以我教了一个中学,马上就有第二个中学、第三个中学,约我到处去教书。我在彰化女中虽然只教了一年,可是学校的老师也觉得我教得不错,所以听说我先生出来了,他们在台北的朋友就约我到台北去教书了。而我到台北,就见到了我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时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教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一位是租住了我们家外院房子的许世瑛先生,就是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先生的儿子。那时他们两位都在台湾大学教书,而且都是我老师一辈的长者,他们说叶嘉莹当年念书念得这么好,没有想到她的遭遇、命运这样的不幸。那时候台湾刚刚光复不久,他们要找普通话——就是台湾所谓“国语”说得标准的人去教大一国文,所以就让我去教大一的国文。于是我就开始在台湾大学教书,从大一国文,到历代文选、诗选、杜甫诗。然后这两位老师到台湾新成立的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做了系主任,就又把我叫到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去教书。我做了三个大学的专任,还要教夜间部,所以非常的忙碌。

那个时候,西方学者要研究汉学,因为我们大陆跟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来往,所以他们都到台湾去。到台湾去,这个学校也是我教诗选、词选、曲选,那个学校也是我教诗选、词选、曲选,还有台湾教育部的大学国文的广播教学,也是我教的。所以他们就向台湾大学提出来,要把我交换出去。交换的学校,本来是密西根大学。台大的钱思亮校长通知我,说我明年要把你交换到美国,你现在要开始学英文。于是学校就给我安排,每个星期六,去恶补英文。英文恶补还不说,临要出去的时候,要有一个 interview,就是有人来面试。来面试的这位老先生是哈佛大学远东系的系主任,面试的结果,据他告诉我说,当时只通过了我一个人。不但如此,他跟台湾的美国在华协会的主持人,台大历史系的教授刘崇鋮提出来,说哈佛大学要请我去。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台湾大学要到美国去的人很多,如果是学校公派,那不如你把这个位置让给他们,既然是哈佛大学请你,你就去哈佛,不要去密西根了。我就去跟钱校长说,我说既然哈佛要我去,那密西根大学请学校另派一个人去吧。钱校长不答应,他说,怎么可以?我跟人家说的是你,不可以变卦。而哈佛也不肯放弃,哈佛就说,反正你有暑假,七月你就先到哈佛,合作研究两个月,九月到密西根,明年第二年你在密西根不要延期,就到哈佛来教书,所以我就到了哈佛。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我到哈佛以后所写的诗词了。我在台湾,从1948年的冬天到1966年,将近二十年,因为台湾是亚热带的气候,冬天没有白雪,秋天没有黄叶,更不用说枫树的红叶了。可是我到了美国,我在哈佛大学那个办公室的外边,马路的两边都是枫树,秋天的时候,就看到到处都是枫叶,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词《鹧鸪天》:

寒入新霜夜夜华。艳添秋树作春花。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 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

因为我在台湾,多少年看不到红叶,而现在我看到又有秋天红色的叶子出现了,“眼前节物如相识”,跟我老家北京秋天的红叶一个样子,可是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北京去?“梦里乡关”是“路正赊”,你要知道,我是1966年暑假到的美国,然后先在哈佛合作研究,9月去密西根大学教书,1967年到1968年再到哈佛教书。而那个时候,我们国内是什么?国内是“文化大革命”啊!所以我不但不能够回来,我连写信都不敢。我弟弟因为有海外台湾的关系,曾经被批斗,被关押。我弟弟说,幸亏那个时候你没

有写信。所以我说“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我从来没有把外边任何一个地方当作我的家。台湾我连宿舍都没有，住在人家的走廊上，找到工作就有一个宿舍；我在美国是临时的，当然不是我的家，所以说“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我1966年去美国，到1968年两年的交换期满，我要回台湾。其实到美国去，本来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是我的先生，因为他在台湾被关了很久，所以他想要出去，他说你有机会，你要出去，不但你要出去，而且要把两个女儿带去。他让我出去，让我把两个女儿带出去，让我教书两年以后，把他接出去，所以我就把他接出来了。可是两年期满，我就要回去了。当时哈佛大学跟我合作的 Hightower(海陶玮)先生，就拼命地留我，不让我回去。他说你现在女儿带出来了，先生也接出来了，而且你们过去还有白色恐怖，被关押了，为什么你还要回台湾？我说有几个原因：因为我老父亲八十岁了，我不能把女儿带出来，把先生接出来，把我老父亲一个人留在台湾；再者，当年把我请到台大、淡江、辅仁去教书的，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关爱我，现在9月开学了，我把三个大学的课都放下，我对不起我的老师，给他们制造麻烦。所以我就坚持要回到台湾。那我先生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就给他找了个临时的工作，让他教普通话。可是他已经五十岁了，英文又不好，所以教了一年以后就失业了，可是他不肯回台湾。他们三个人在美国生活，我一个人在台湾，就是教了三个大学，也没有办法供养他们，因为当时台湾三十多块钱才换一块钱美金。所以第二年，哈佛大学就又请我去了。

我先把《留别哈佛》这三首诗念一遍。1968年我一个人回台湾去时写了三首诗，这是第一首。哈佛的 Hightower 先生尽量留我，但是我要走。诗是这样写的：

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

“又到人间落叶时”，又到了秋天，“飘飘行色我何之”，我现在要到哪里去呢？“曰归枉自悲乡远”，“曰归曰归”是我应该回家，可是我的家在大陆，而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是“曰归”我“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我是要到哪里去呢？我是留在美国？我还是回台湾？我还是回到我故乡的大陆？“早是神州非故土”，因为我回不去。“更留弱女向天涯”，我把我两个女儿留下来。“浮生可叹浮家客”，我“却羡浮槎有定期”，“浮槎”是古人传说，有一个浮槎每年来去。

1969年哈佛再请我去的时候，我就想把我父亲也接出去，我就拿着我和我父亲的护照去办签证，到了美国领事馆，他说你把女儿带出去了，把先生接出去了，现在再接你父亲，那等于移民了，我不能给你签证，说着就盖了两个图章，把我的护照作废了，签证取消了，我就去不了了。可是 Hightower 先生很希望我去哈佛，因为他在研究陶渊明，我跟他合作研究陶渊明。他说，你把旧护照作废，申请一个新护照，不要说到美国，就说去加拿大旅游，然后从那边再过来就很容易。所以我就听了他的话，登了报纸声明那个旧护照遗失了，办了一个新护照，签一个旅游的签证到了加拿大。这是我为什么留在温哥华，温哥华是一个被认为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可那不是我的选择，我当时对 Vancouver 这个名字都不熟悉。所以我一到了温哥华，第二天就拿着我的新护照，到那里的美国领事馆办签证。可是如果没有哈佛的聘书，我真是用旅游的护照去了，到美国是不能工作的，那我们在美国怎么生活？而我拿哈佛聘书去签证，他们就问我为什么不在台湾签，要把我的护照送去台湾，可是台湾我被拒签过，所以我就把护照拿回来，说我不签了。我就打了个电话给 Hightower 先生，说我不能过来，温哥华也不给我签证。哈佛还真是想把我留下来合作，所以他就打了个电话给温哥华 UBC 大学亚洲系的系主任 Pulleyblank(蒲立本)，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在加拿大，你们学校有没有机会，蒲立本先生一听电

话非常高兴,他说恰好我们今年刚刚成立了研究所,有了两个研究生,都是美国加州 UC Berkeley 大学的研究生,而且巧的是,两个人都研究古典诗歌,我们正在发愁没有一个指导的老师呢,我们欢迎叶嘉莹来。为什么两个 UC Berkeley 大学的学生跑到 UBC 大学去呢?是因为越南战争,他们逃避兵役,从美国跑到加拿大来的,天下事情都是巧合。这两个人,一个当时在写韩愈的诗,一个在写孟浩然的诗,所以我就做了他们的指导老师。可是系主任说我们要请你做一个 full time 全职的老师,不能只带两个研究生,你要教本科的学生,他们没有任何 Chinese background,一个中国大字都不认识,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的,你要教这样一班大课才可以。那我已经别无选择了!我们一家人,上有八十岁的老父亲,先生没有工作,两个女儿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我如果不答应,我们怎么办?所以我就硬着头皮答应了。我每天晚上开夜车查生字到半夜两点,为什么我现在总是习惯半夜两点钟睡觉?是训练出来的。那时候我四十多岁了,每天查生字,这个生字查过了,翻了两页又忘记了,就再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一个生字查它五遍,慢慢就记住了。我就查了生字,第二天去给人家上课。所有学生的论文、报告,都是英文。我备课要查生字,看报告、看论文要查着生字来看。我是这样逼出来的,没有办法,无可奈何。而我先生那一辈的男性,没有工作,这对他精神上是个很大的挫折和打击。男人当他自己有了挫折和打击怎么样?只有在太太身上发脾气。但是他发脾气,我连回应都不回应,尽管低头查我的生字,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在温哥华留下来,我写了一首诗《异国》: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

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注:来加拿大之前,有台湾友人为戏卜流年,卜词有“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之言,初未之信,而抵加后之处境竟与之巧合,故末二句云云。

我前两年在美国看到过枫树的红叶,回到台湾就没有了,现在来到加拿大,加拿大是枫叶的国家啊。今天又看到满街的红叶,“异国”的“霜红又满枝”,可是我——“飘零今更甚年时”。我当年在美国,虽然回不到大陆,但是我可以回到台湾,台湾有我的工作和宿舍,有三个大学可以教书。而现在因为我留在了加拿大,台湾把我解聘了,断绝了我的后路,根本回不去了。而且我不是心甘情愿留在加拿大,用英文给人家讲课,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文,这么丰富的内容,我用我那拙嘴笨舌的英文来讲,要损失多少的美丽?要对不起多少古代的诗人?所以我说“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我本来以为,如果我先生在那里安顿下来,我还在台湾教书,然后我每年放假去探望他们。可是现在没办法,我先生没有工作,所以那已经不是我的初心了。在台湾三个大学讲课时,随便我跑野马,我到处讲课,我跟我的学生都是很快乐的。可是我现在要面对着洋学生,用英文讲课,“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这一家人全靠我的工作。“忍吏为家”是“甘受辱”,“忍吏”是说那些移民局。我拿到了 UBC 大学的聘书,去移民局说要把我的女儿和先生接过来。他们说你没有资格,我说他们是我的眷属,为什么没有资格?加拿大,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州的名字叫“British Columbia”,是“英属”的哥伦比亚,按英国的法律,妇女嫁过去一定要从丈夫的姓,所以我在 UBC 是“赵叶嘉莹”,而且女人不可以做户长。所以我去移民局办手续,移民官说,你们都是你先生的眷属,你没有资格把他们当成眷属接过来。我说我先生不是我的眷属,可我的女儿是我的眷属。他说不是,连你都是你先生的眷属,所以我是“忍吏为家甘受辱”。我的大女儿很能干,她已经念大学了,自己办转学就过来了;我的小女儿要读中学,公立的中学不接收外国人的孩子,所以我就要给她联系私立中学。最困难的是我先生,他又不能作为学生过来。那我就去跟 UBC 大学我们的系主任 Pulleyblank 说,我先生不能过来,我就不能留下来。他也知道本来哈佛大学要请我,担心我会转去哈佛,所以他就给了我先生一个

Research Assistant 研究助手的名义。也不知道他是做我的研究助手,还是做系主任 Pulleyblank 的研究助手,反正给了他名义,他就过来了。过来我就和我先生说,加拿大的移民局没有道理啊,我在这里有工作,不能把你们作为眷属接来,说我们都是你的眷属。他说当然是,你们当然都是我的眷属!我这个人是很宽厚的,我知道他内心有一种不平衡,我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因为我不想刺激他,所以我“忍吏为家甘受辱”,我不但要“忍吏”,也要忍家人。“寄人非故剩堪悲”,加拿大我一个熟人都没有。“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我平常本来不算卦问卜的,为什么说“行前一卜”呢?这都是有故事的。因为我在台湾辅仁大学教书,辅仁大学在台北郊区,所以校方每天就安排一个交通车,把我们这些住在台北市的老师,接到新庄辅仁大学去,跟我同车的是南怀瑾先生。南怀瑾先生研究佛家、道家,也会作诗,所以他对于我这个作诗的人就很感兴趣。他要我的诗,我就给他看了我的诗。我的第一本诗集,是南怀瑾先生推荐出版的,我自己本来没有想出版我的诗集,是他介绍给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而且我们不但同车,休息室也在同一间教员休息室。他不但跟我聊天,把我的诗要走,而且建议我去算命看相。说他有一个好朋友,算命看相如何灵验,所以我就去了。那位先生还真是很奇妙,我说“有台湾友人”,我没有写南怀瑾先生的名字,“戏卜流年,卜词有‘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我说“初未之信”,我当然并不信这占卜了,可是“抵加后之处境竟与之巧合”,“时地未明”,美国去不了,台湾也回不去,我在加拿大能不能留下来?都不确定。“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是不是“佳人”不说,总之温哥华是在“水边”,“佳人水边哭”。不过我这个人很坚强,很少流泪、哭泣,因为哭泣不解决问题。我就硬着头皮用英文去教书,所以就写了后面这首《鹏飞》: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鹏飞”,我不是说我讲书喜欢跑野马嘛,那就如同大鹏鸟,飞在万里的青天,张起翅膀来,“其翼若垂天之云”,但是我现在要查着生字给人用英文讲课,我飞不起来了!“失所今悲匍地行”,我流离失所,就跟趴在地上匍匐而行一样。“北海南溟俱往事”,“北海”比作我原来的故乡,我在北京教书的时候,也一样可以跑野马。我不但在大学教书可以跑野马,在中学教书也可以跑野马。“南溟”就是台湾,“北海”、“南溟”我都回不去了。“北海”,大陆当时跟资本主义断绝交往,我回不了大陆;台湾已经把我解聘了,我也回不去台湾了。“一枝聊此托余生”,我就如同托枝在芦苇上的鸛鹑一样,养家糊口,了此一生而已了。

可是不久时局改变了,加拿大跟中国建交了。我一直怀念着自己的祖国,想要回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理解我们在艰苦中成长的那一代人的乡国的感情,惟其我们看到过祖国的危亡苦难,所以真是希望祖国能够有一个安宁美好的环境和未来。那时候我们在海外,听说祖国的建设,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世界上是站立起来了,因为原来我们没有独立自强的资格。前几天电视上还在讲,重庆密谈,雅尔塔密约,人家英、美、苏三国就决定了我们中国的命运,你中国自己一点主张都没有。所以我们老一辈的华人,尤其是经历过苦难的华人,都觉得祖国能够有独立自主的一日,是很难得的。所以中加一建交,我就申请回国探亲,那是我几十年怀念的故乡。我在海外每讲杜甫的诗,“每依北斗望京华”,我都会眼中充满了泪水,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够回到我的老家。1974年我申请回来探亲,就写了一首《祖国行》的长歌,时间是连续三十年,地点是纵横海内外几万里,从大陆到台湾、到美国、到加拿大,一共有两千一百字。你知道白居易《长恨歌》几百字?六百字,我比它多了两倍还多。我现在只是选了开头一段: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长街多少经游地,此日重回白发生。

“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我从来很少哭泣,对自己的艰难苦难,我一定面对它。可是当我在飞机上要降落的时候,那天是晚上,远远地看见一条长街上的灯火,我想那是长安街,是我少年时常常来往的地方,真是就流下泪来了。我是直到飞机飞到北京的上空,看到长街的灯火,才流下泪来。我辅仁大学的一个女同学,她也是在海外多年,她申请回来,她没有坐飞机,是经过香港,然后坐火车回来的。她说她是从一上火车就流泪,一路流泪流到北京的。这是当年我们的感情,就是“眼流涕泪心狂喜”。“长街多少经游地,此日重回白发生。”

那是1974年,我第一次回来。我本来以为我现在能够回到祖国了,而且我的大女儿、小女儿都陆续结婚了。我以为我以后的生活,应该不会像过去那样充满了苦难。可是谁想到,就在我年过五十,我以为我好不容易才从苦难之中走过来,就在1976年,我的大女儿,结婚还不到三年,跟我的女婿一起出去,同时遭遇了车祸,两个人同时去世了。所以我就写了十首《哭女诗》,我念第三首:

哭母髻年满战尘,哭爷剩作转蓬身。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我哭我母亲,是我高中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满战尘”,正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哭爷剩作转蓬身”,我把我父亲也接到加拿大,我父亲是在加拿大去世的,我所有的亲人都没有了。“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谁知道我百劫余生,历尽了艰难痛苦,没想到,我女儿跟女婿居然以车祸同时遇难了。再念最后一首: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馀哀。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是“一世来”,我出生的时候就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在初中的时候就是卢沟桥事变,结婚以后就是白色恐怖。我经过了种种的艰难,挫折和苦难是一件一件地到我身上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馀哀”,没想到我五十多岁了,上天还给我这样的惩罚。我本来以为我晚年可以安定了,没想到我晚年,我的大女儿和大女婿居然在车祸之中,同时死去了。

可是古人也说,人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是因为我经历这样的苦难,在心断望绝之后,我把我所有的感情,都投注在祖国,投注在我的教学上了。在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就是我写《祖国行》长歌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文革”还没有过去,还在“批林批孔”之中,所以我以为我回来只能够探亲旅游,而没有办法教书了。“文革”过去以后,当我再次回国的时候,也写了很兴奋的诗句——《纪游绝句》(1977年夏,十一首其一):

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鄠杜间。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

我小时候读唐诗,说到什么杜陵、少陵、长安,都是在书本上、在诗里边,我是长在战乱之中,不能出北京城一步,外边都是战乱,根本不能随便跑出去。那些地方我以前只在诗里边看见,可是现在我在游历中真的看见了。其二:

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

当“四人帮”刚刚倒下去,国内的人是何等的兴奋!在座的陈校长,当时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

我第一次到南开来教书,在座的后边还有很多同学,都是1979年我第一次回来教书的时候见到的。那时候大家真是兴奋,觉得我们“文革”过去了,能够读这样美好的诗词,能够学习这样美好的文化。我当时就写给国家教委一封信,说希望能够回来教书。我写好了信以后,就去寄这封信,那是1978年,因为“四人帮”垮台了,我才敢申请回来教书。所以我写了《向晚二首》:

近日颇有归国之想,傍晚于林中散步成此二绝。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傍晚的黄昏,“幽林”,我家前边面对的是一大片树林,我要去投信,要穿过这一片树林,到对面邮筒去。那我独自“行”就行走过去了,为什么要说独自“寻”呢?因为我要投的这封信,是申请回国教书的信,我能不能回去?回去以后怎么样?所以一路上我就在寻思,究竟我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呢?“枝头落日隐余金”,那片树林上落日黄昏,夕阳的夕照,照在那最高的树梢上,很多飞鸟都归巢了。而那照在树梢上的黄金色的落日余晖,像黄金一样的美丽,可是我们也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我走出去投信的时候,日光还在树梢上,等我回来,那日光就落下去了。人生是短暂的,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我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渐看飞鸟归巢尽”,我看见鸟都回巢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回到我的故乡呢?“谁与安排去住心”,我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去?

第二首:“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温哥华是很美丽的城市,满街都是花树,我投信的时候,是暮春的季节,一阵风吹,万点花飞,那马路边上都是“砌下落梅如雪乱”,所以我看到花飞,就知道春天是不会永久停留的,人也是很快就衰老了。“梦破从无迹可寻”,你如果有一个梦,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愿望,而不去实现它,它就只是一个梦啊!梦破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漫向天涯”是“悲老大”,我“余生何地惜余阴”,把我余剩的光阴、年命,应该交托在什么地方?我就把这封信投出去了。

因为我想要回来教书,所以就一直留意看我们的《人民日报》,有一天我就看见一条消息,说南开大学的李霁野教授,在“文革”的时候也曾经受到批判,可是现在已经复出,做了外文系的系主任。一看见这个消息,我就非常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李霁野先生有一段因缘。那是早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在辅仁大学念中文系,李霁野先生在辅仁大学外文系教书,我那时候并不认识李先生。可是教我诗词的顾随先生,那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他是外文系毕业的,所以他虽然在中文系教诗词,但是他跟外文系的老师来往特别的密切,李霁野先生是顾随先生的好朋友。我到了台湾以后,顾随先生写信跟我说,李霁野先生也在台湾,是我的好朋友,你有空去看一看他。我1948年的冬天到台湾,1949年的春天就去了台北。当时李霁野先生就在台湾大学教书,我去看望了他。可是那个时候,一方面是我已经怀孕了,再则我已经接受了彰化女中的聘书,所以我没有留在台北,就到彰化去教书了。而我在彰化教书半年,我先生在圣诞节从左营到彰化来探望我的时候,就被海军抓走了,我当时无家可归。等到我先生放出来,我也接受了台北朋友的邀聘,到台北去教书,我再到台大去探望李霁野先生,他们就说李霁野先生早已回去了。就是在白色恐怖,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李霁野先生这个人很有智慧,没等到抓他,他就跑回来了。那我看到李霁野先生复出了,非常高兴,就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消息很高兴,我现在正在申请回国教书。李先生是一位非常诚恳热情的人,马上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说你回来太好了,我们现在这个时机很好。他说“文革”的时候我们是万马齐喑,现在大家都努力出来工作了。我接到李先生的信,就《再吟二绝》,又作了两首诗: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却话当年感不禁”,这是因为李先生在信中说当年“文革”万马齐喑,“曾悲万马一时暗。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说现在就像群马春天的时候在郊原上驰骋,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教书的好好地教书,读书的好好地学习,多么难得,经过“文革”十年以后这么美好的机会,李先生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充满了希望的时候,你回来教书吧,这是李先生的来信。“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我说“若遂”,因为我不知道,国家批准不批准我回来教书,假如能够回来,我虽然已经老了,五十多岁了,但是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

回来以后,我见到我的老同学,见到我以前的老师,所以写了《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当时我的老师陆颖明先生还在,周祖谟先生还在,我就约了我们同班的同学跟几位老师在北京聚会。所以我说: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历尽艰辛愁句在,老来思咏中兴篇。(其十一)

我读书的时候是“乱离年”,那是抗战八年,从我的初中二,到大学毕业,“读书曾值乱离年”。当时我们的老师,顾随先生,周祖谟先生,柴青峰先生,他们所写的诗词里边,都是故国的感情,但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不敢明说,所以都是用比兴的手法,“学写新词比兴先”。“历尽艰辛愁句在”,我这一辈子遭遇到多少战乱和苦难,我写的都是哀愁的句子。可是现在我老了,既然国家有这么好的一个“文革”过后大家都希望做出一番事业的时代,所以我“老来思咏中兴篇”。第十二首: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其十二)

“文革”过后,我们大家都想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美好的国家。“构厦”,盖一个大房子,不用说,祖国有的是人才,“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我“有乡根”,我是像《庄子》上说的“樗树”“散木”,不成材的,不能够做梁栋之材的,可是我的根是在我的故乡,所以我要回来。我就是不成材,我也愿意贡献我的力量。“书生报国成何计”,我没有任何的长处,但是我“难忘诗骚李杜魂”,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过那么美好的文化。我为什么喜欢诗词?因为诗词里边所表现的,是古代那些真正伟大的诗人、词人,我常常说,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他们的诗篇,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你在你的诗里边,一定要有你真正的感情,真正的自己,而且不能够说大话,不能够弄虚作假,要用生命来写你的诗篇,用生活来实践你的诗篇。而你诗的境界、大小、优劣、高低,与你的思想、怀抱、品格、一切,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些古人传下来的,不管是陶渊明,不管是杜工部,不管是苏东坡,不管是辛弃疾,他们留下来的是“诗骚李杜魂”。“书生报国成何计”,我只是希望,把我所认识到的我们这么美好的文化,那些用生命写下来的诗篇,希望能够让年轻人也同样感受到它的美好,所以我就回来了。

可是回来了我就发现,这个风气有的时候也没有像我理想的那么美好,我就写了一首题为《高枝》的诗:

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
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如果我们把祖国的文化,那些美好的诗篇,比作高枝上芳菲的花朵,我说“高枝珍重护芳菲”,我们要多么样的珍重爱惜,我们那些美好的文化、美好的诗篇。“未信当时作计非”,我不信我当年回来教书的这种愿望是错的,尽管风气也许不对了,但是我相信,只要是中国人,只要你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的传承,你都会在读古人的那些用生命写成的诗篇的时候,有同样的感动。有一次有人访问我,他说